

17 SEP 1934

內 外 類 編

第 三 十 一 冊
全 世 界 準 備 新 的 瓜 分 鬥 爭
拉 狄 克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出 版

內 外 通 訊 社

內外類編 第三十一冊 目次

全世界新的瓜分鬥爭之準備

拉狄克
李仲武譯著

- 一 太平洋就是萊茵河及維斯杜拉河
- 二 中歐的德國自治殖民地及殖民地
- 三 了解德國對外政策之關鍵
- 四 暫時……
- 五 由萊茵河至遠東的橋
- 六 對於中立之幻想與世界大戰之危機

內外通訊社

602287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內外類編 第三十一冊 目次

全世界新的瓜分鬥爭之準備

拉狄克
李仲武 著

- 一 太平洋就是萊茵河及維斯杜拉河
- 二 中歐的德國自治殖民地及殖民地
- 三 了解德國對外政策之關鍵
- 四 暫時……
- 五 由萊茵河至遠東的橋
- 六 對於中立之幻想與世界大戰之危機

內外通訊社

官3649

全世界新的瓜分鬥爭之準備

蘇聯
拉狄克

一·太平洋就是萊茵河及維斯杜拉

河

一九三三年世界政策之進行，把國際發展之特

點更深刻化了，更尖銳化了，這個特點很顯然是從

日本奪取滿洲時開始。日本在亞洲大陸之領土擴張

，就是表示要開始去變更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所

規定之各國勢力的相互關係。當時英國因受美國之

壓迫不得不與日本解除同盟，這事使日本又不得不

放棄奪取山東，西伯利亞及在中國一般的擴充領土

之計劃。華盛頓會議規定了帝國主義的國家須放棄

進一步的瓜分中國，却儘可以用經濟勢力擴張之可

能性來滿足慾望，因此，應當保存門戶開放之原則

當，也就是對各競爭國間保持平均的可能。奪取滿洲及退出國際聯盟的時候，就證明了日本不

願意再顧及各大國間所規定之各國勢力之相互關係，證明了為未來之計劃，日本把自己解放出來。

世界是整個的，從世界之一端破壞了各國勢力

之相互關係是不能不影響于其他各處。法國的反動

份子，一方面力求保存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在歐洲

各國勢力之相互關係，一方面却又祝賀日本的一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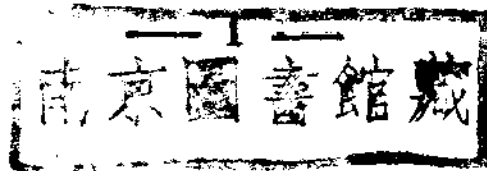
敢之發端，「誇獎日本是東亞細亞之憲兵隊，是善

于在「無政府的」中國維持秩序的憲兵隊，他們這般

反動份子快要會明瞭他們錯誤了。若以別爾狄拉

斯克為首領的反動法國報紙的文章，與正在登載德

東事變的德國法西斯報紙的文章比較一下，一定是



很有趣的事。此處我們只限于指出兩篇，如經濟週刊「維爾特薩福斯德斯丁斯特」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載有一文，題曰：「對國際和平之危機」，其中一段如下：

「苟注意於遠東之威脅之情況，則有關係之各國（美、英、俄、法、荷蘭及葡萄牙）決不且很容易，很隨便地，就能裁減自己的武裝，他們是怕德國因此會找着自己的結論，尤其是正在各國都忙于遠東方面鬥爭的時候，但是列強對於唯一可能的結論却不敢去做，所謂這唯一可能的結論就是：根據平等與德國開始談判並訂協約，如此，則假使甚至在太平洋方面因奪取亞洲而發生鬥爭時，則真正已取得滿足的德國，在歐洲之中心點，對於遵守舊世界之和平，一定是一個最有力之保障。西方各國應

了解，如欲引德國為己用，必須用和平協商的辦法，決非用壓迫的辦法可以做到的，假使在一九二五年法國報紙曾經說過，萊茵河的命運是要在遠東才能得着解決的辦法，那末，有這麼一天一定會要發生相反的事實：」

假使把這篇文章的意思解釋一下，這也不過是很平常的。英美兩國，對於日本在亞洲大陸爭取威權之鬥爭，是不能長時間地作壁上觀的，但是，假使同時在歐洲也發生戰爭，則英國勢必捲入旋渦而不復能保障其利益。還是加入日本方面去反抗美國，抑將與美合作而反抗日本，英國是要捲入歐洲的旋渦的，假使英國願在遠東方面取得自由，則可讓牠在德法兩國間佔一個中間人的地位，然假使牠要犧牲其在歐洲的地位而轉變其注意點于遠東，同時把法國委之于其本身之命運，則那時候德國帝國主

義就會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並且可以利用在太平洋上之鬥爭而達到其變更萊茵河上的勢力之相互關係。

柏林的「羅克爾——安側格爾」于十二月一日登載一文曰：「在遠東之解決」文內對於發起「喚醒世界歷史」之日本表示祝賀之意。

「在遠東之事件其影響于歐洲之地位日益一日，雖然有一大部分歐洲人士還不願意明白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這句話是甚麼意思？「羅克爾——安側格爾」的猜想是「日本要進攻蘇聯，那時候：

「當日本想達到牠的出路的時候，這個出路是開始於海參威，而其目的則不能知悉，這個時候在歐洲也要開始世界歷史的運動，不能再超過這一點去推想世界之發展，再往前走就

是表示要實行烏托邦的政策，但是有一點是很明顯的：這種的衝突一定是用最堅決的態度去變更歐洲一切的關係，尤有甚者，即美國日見不景氣之內部狀況使美國不得不嚴守中立，我們在德國把不景氣的難關打破，一方面僅僅去增導德國的需要，一方面就應當用客觀態度去觀察一切情形，而不應當陷入政治的烏托邦裏，但是照常肯定地說——這一點已為由遠東而來的停留在柏林的一般人士所證實——世界變化的時機已成熟了。從遠東方面將要面臨一個巨大的新的決定，其到臨之速度，也許還沒有人能想像得到。」

德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以為偉大的歷史的決定快要到臨了，德國一方面不陷入烏托邦裏，這就是說，對於這事變不抱樂觀，而另一方面却對牠

準備。國際狀況最重要的特點可以用這樣的事實表現出來，就是：世界上的兩個大國都用全力去謀變更那很不正確的均勢，這個均勢是從歐戰後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間，及資本主義世界與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間所造成的，日本力圖變更遠東的情勢，就是不僅要變更其與中國之關係，並且還要變更其與英美之關係，此地還沒有把第二等的帝國主義國家算進去。德國却力謀變更其與凡爾賽條約戰勝國的關係，同時，德日又却力求變更其與蘇聯之關係，至於日本的軍閥，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公開地研究進攻蘇聯的計劃，此地是用不着費許多話去找證據的；但是，假使甚至於把希特勒演說詞內所表示的正式計劃拿來一看，就可以得有一個中歐聯邦國的計劃，這個聯邦國是從法國邊界起到比利時，從米米爾到巴爾幹，直接受德國帝國主義的保護。

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機關及政論家就是這樣的去解釋這個計劃，他們對於理論之基礎完全引用德政府的戰術之演習。

一·中歐的德國自治殖民地及殖民地

我們在以前不久的時候，在此處引證了發表于十二月八日的帕邊先生的一篇文章，其文如下：

「世界已變成了另外的一個形式，現在有大英民族之聯邦，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與北非洲及中非洲聯成一氣的法國，汎亞美利加，以及日本帝國，這就是今日之實際情形，然中歐又分爲十三國：保加利亞，但澤自由市，德國，愛沙尼亞，芬蘭，南斯拉夫，拉特維亞，立陶瓦，奧國，波蘭，羅馬尼亞，捷克

斯拉夫，匈牙利，原子化的歐洲是與廣大的蘇塞的經濟區域相對立的。」

對於這十三國，德國當然要以歷史的關係而自居於宗主國的地位，其餘十二國顯然是未來的德國自治殖民地及殖民地。再來看：德國政策的另外一個分析，在不久以前出版一本書，竭力想對法西斯德國的對外政策做一個最和平的解釋，此書的著者羅爾正是文學團體「塔特」的會員，這個團體是馮施乃赫爾將軍的宣傳機關，不過現在已經解散了，其思想的領導者漢斯柴列爾，據說現在不在德國，於是羅爾正先生就成了希特統治時代的威權者，他在他的「在世界政策中的德國」一書中說：

「歐洲並不是甚麼一致的，歐洲二字只不

過是地理上的概念而已，歐洲分為兩部分，在這兩部分之間並沒有組織上的關係之存在，法

國及其非洲殖民地這一區，與中歐區，即德國及一瞬間的歐洲區（羅爾正先生也和其他的正經的德國教授一樣，喜歡用新的概念來充實科學，所謂「一瞬間的歐洲區」就是上述以波蘭為首的十二個德國自治殖民地及殖民地之別名拉狄克註），以及意大利，都一樣的有牠們的內部之合法性，俄國的歐亞區就與這個區域有極大的區別，明白這一點才能明白歐洲各種區域制度發展之可能性；把歐洲改造成為虛偽的單位，這事之發生，是因為反自然的法國聯盟國在一瞬間的歐洲妨礙各區的合乎自然的制度之團結，因為和平就是建築在這種合乎自然的制度之上。」

著者對於蘇聯的關係却站在一種正確的地位上，他避免說奪取烏克蘭之計劃是幻想的計劃，但不

知爲甚麼竟把這計劃稱爲僅是英國的計劃，他又安慰法國，說德國並不想在西方去尋找衝突，說法國「對於德國人已成爲最少興趣的國家，」說「當法國人以爲社民運動之目的是在報復的時候，實際上新德國的目的完全是另一樣的，與報復政策毫無相同之處。這個目的就是：全盤的做一次檢查。」

把德國情況做一次全盤的檢查是一種別名，是著名的中歐的別名，是使上述十二個國家服從德國威權的別名。

這個目的是反法國及反蘇聯的尖銳化，也許維爾正先生對於法國實在不感興趣——雖然我們以爲他的話僅只是表示大胆便妄言，以遮蔽其不願說真實的話，但是，毫無疑義的法國對於這件事一定是非常感興趣的，就是：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及波蘭是否仍爲法之聯盟國，抑將被養于一

一瞬間的歐洲」之大鍋內，變成香腸以備德國資產階級之飽餐一頓，維爾正先生安慰法國，說德國法西斯主義不打算奪回亞爾斯及魯蘭，但是打算「僅只」奪取法國的聯盟國。換句話說，就是奪取法國在歐洲所佔的地位，這地位是法國在世界情況下的立足點，一方面讓法國及其聯盟國對這酷愛和平的維爾正先生之提議給一個估價，一方面我們僅只聲明一句，就是蘇聯的鄰國不論其爲波蘭，立陶瓦，拉特維亞，愛沙尼亞，抑爲德國的自治殖民地及殖民地，這對於蘇聯都是一樣的。

三．了解德國對外政策之關鍵

中歐經濟區域組織的和平建設這個意思，實在就像西餐的冷食一樣，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在一方面爲自己的目的而帶上假面具，在另一方面利用別

種方法去做解決各種問題的實際準備的時候，應當給德國國民以一種背景，有許多不信仰的人，當他們聽見法西斯主義首領口中說到「和平」二字時，他們却不即刻跪倒，且不說「萬歲」，德國報紙對於這種事實，很奇怪地，很滑稽地表示不安。我們以為不能就把在大國家內握有政權的大運動及其首領，要成冒險主義者，他們政策的冒險主義，是與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之無能解決可能性有密切的關係，但是，總得假設他們是在力求一種根本的意志，這個根本的意志，已由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首領研究了十五年之久，在經驗的影響之下，在相信不能實現這個意志影響之下，要去變更這個意志，那只有在這個場合裏才有可能，就是，假使所提出者不是別的話，而是別的意志，別的計劃，關於此事不僅毫無疑義而且事實與此相反——僅僅在德國法西斯掌握

政權之後，才以百萬公債去擴充德國法西斯主義理論家之工作，而開始做發展其根本對外政策之理論，不僅如此，我們用不着去引證希特勒的舊作及羅正伯爾的新作，因為德總理在握政權以前，已經直接給了一個了解其政策之關鍵，這個政策，在他已得政權之後，是決無更改的在實行着，我們在這裏所說的是希特勒給巴本總理一封公開的信——是很重要的文件，包括對內對外的根本政策，預備在奪取政權後實行的。

這個現在已被忘却的文件，用最堅決的態度去反對「無意義的示威」政策，這就是白魯寧及巴本內閣所採取的政策，他們或提出聯奧的問題，或提出波蘭的問題。

「在外交會議上，對於實際關係，永遠得不到着深刻的變更的，會議只能批准已完成的事件

，實際上形成生活的力量不會跑到會議上去的，生活建設一種確定的實際情形，而會議即在最好的場合裏，只能把這種情形變成一種形式上的法律狀態」。

根據這個正確的實際意見，德總理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甚麼可以變更力量的相互關係呢？他的回答是：「德國平等之前提，就是要恢復德國國防本體」，我們在這裏不必擴大的去證明沒有防禦的方法就不能成爲攻擊的方法，這個宣言的意思就是說，假使你想變更力量的相互關係，你就武裝起來吧，用甚麼方法德國可以成爲「有防禦之能力」呢？可否在會議上達到這個目的，可否在外交會議上要求德國有武裝之權，或有解除法國武裝之權，希特勒的答案是否認這事的，他說：

「假使德代表團到日內瓦去，是懷着有希冀

法國自動地解除武裝之心，則必須立即將此代表團召回，因彼等均係無才能之人也，又若以爲法國有這麼一天會自動地允許德國補充武裝，這也是錯誤的，上述二者都是說的一件事情——說的是現在的於德國有利的德法勢力相互關係之變動，但是，對這事，法國無論在任何條件之下都是不能同意的」。

那末，希特勒所見到的出路究竟在那裏呢？他所指出的出路是：

「不是在洛桑，也不是在日內瓦，而是在堅決的決斷中才能做到德國武裝之補充，並且這不是在日內瓦可以取得各國同意的」。

在德國應當實行補充武裝，而在日內瓦應當做點甚麼呢？

「在德國的外交上來說，只可以明顯地指出法國

對於解除武裝之不可能之過失，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這雖然覺得遲緩一點，然而究竟對凡爾塞和約之法律上的意義與以打擊，爲此目的，德國應當在軍縮會議上堅決地，永久地要求法國之解除武裝，如此，則德國可以達到使法國處於孤立地位的目的，德國無論在任何條件下，不應當在大會上，在全世界面前，提出單獨的補充武裝計劃……；只要向全世界去證明法國不願解除武裝，就可以離開大會，並且可以聲明由各國所簽字的凡爾塞和約已被各國破壞了，根據這一點，德國就可以自由去做相當的結論」。

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六日簽字及十月二十一日發表的文件中，德總理充分地闡明了其政策之根本原則，是沒有相當的力量，是不能變更國境的，這種力量不是用外交談判可以取得，只有武裝

起來，才可以在德國建設這種力量，參加軍縮會議，只有一個目的：證明法國破壞會議的責任，以便脫離會議而解除所擔負之相當責任。

但是，一方面武裝起來，同時又要記着欲變更力量之相互關係，決不是僅靠武裝就行的，同時還應當去取得同盟者，這種同盟者只有英國與意大利兩國，所以應當排除一切困難，以取得英國之援助，對於建設海軍，亦應竭力避免，因爲，一則即使建設一小小艦隊，至快亦需要四年，二則所費約需七八百萬馬克，「這種計劃之財政上之施行，現在是決不可能的」，此外還易招英國之猜忌，而這猜忌尤易引起英法聯盟之談判，英國與意大利都可以趨向於恢復歐洲之均勢，但是：

「英國不願德法戰爭之發生，尤不願發生德法軍協訂以完成德法之妥協，對於意大利亦復

如此，意大利是明瞭其利益完全與法國處於相反地位之唯一的國家，並且是勇敢地，公開地宣佈此事的唯一的國家。

四·暫時：

德總理在去年把一切任務都完畢了，並且展開了他所實行的計劃，這個計劃的目的是在於變更力量之實際的相互關係，僅僅要在此種關係變更之後，才能隨着去做「積極政策」範圍之變更，德國法西斯主義是在實行以時間及空間而計算的行動之某一種制度，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在德總理掌握政權之第一年，法西斯主義就在實行「未來問題解決之力量之條件之平均」政策，同時在許多國家內建設牠的立足點以刺探彼等對德之關係，他檢討在世界環境中所發生的變動之威脅之下，及在軍縮會議失

敗之壓力之下，能否達到使中歐及東歐的許多國家自山地與牠同走上一條道路，牠又檢討能否打破法蘭聯盟的制度，同時，為未來的進攻起見建設他自己的立足點，柏林法西斯機關報「昂格利福」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發表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對我們關於在巴爾幹半島的法西斯工作一文，極感不安，他說我們這篇文章是毫無根據的誹謗，別的一個法西斯機關報「德意志報」（同日）宣稱對於在愛沙尼亞及拉特維亞所發生之事件，肯定德國國社黨不備與這兩國的法西斯組織，並且與在這兩國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組織，都不發生任何組織上的關係，這個肯定之可笑是因為牠公開地去表示巴爾幹半島之國家社會主義者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之關係：只要把一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三三年德國歷史地圖一拿來一看就夠了。這本地圖由國家社會主義者風列爾斯在著

名的印刷所「維爾加根及克拉新」所發行，若把這地圖的第三十一頁打開就可以看見「國家社會主義與及在歐洲與其相近的各種運動之擴充。」在這圖上用許多各色小旗來表示本地的法西斯組織及德國國家社會黨的海外組織，這些小旗在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瓦及波蘭都有。當然，這些海外組織之意義，是各不相同的：或是因為與本地法西斯運動的聯絡之關係而不同，或是因為那一國的國力及其內部鬥爭尖銳化的程度之關係而不同，或是因為德國在那一國利益的舊影響之關係而不同，但是，德國的法西斯黨的先生們！在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及立陶瓦等處的這些組織，若僅只在有慶祝的時候喊兩聲「希特勒萬歲，」這是誰也不能相信的。

五·由萊茵河至遠東的橋

當然，現在暫時所談者只是準備，則其行動之開始，只有以世界的情況在遠東環繞影響之下尖銳化的時候才能計算出來，李特維諾夫同志在其演說詞中已指出德國法西斯主義者與日本軍事冒險主義者精神上之親屬關係，當我們引了德國法西斯主義者之意見後，再讓日本軍閥機關報「日本」說幾句話，這未始不是一件有趣之事，這機關報于九月三日對於古邊白爾革的備忘錄發表以下一篇文章：

「備忘錄的內容，無疑地是表示德國法西斯的意見，這意見對於赤俄的關係與我們幾年來所發表者完全相符，因此，顯然才有關於德日攜手的未來之談判；這個有名的反共產主義者古邊白爾革，企圖實現英德之接近政策，並且力主締結反俄的英德同盟，但是其駐英的機關以環境之不良竟致失敗，因為正在這時候，

英國反希特勒之情緒達于極點，可以推想得出，爲恢復此次失敗後之各聲，古邊白爾革確有

達到日德同盟實現之企圖，但是，對於現在日本政府之能夠做到此事，實難以令人相信，因爲日本政府本身是正忙於應付其內部問題，及關心于其政權之維持，所以，日德攜手之談判，直到現在，或僅是片面的願望，或許是英人方面因妬嫉的情緒而發生的個人之想像，但是，假使日本是表現了真正的英雄主義，則討論英德同盟之時期，決非過早之事，現在，當歐美各國爲微小的利益而密謀與赤俄擴充其貨物之流通的時候，則應當爲顧慮未來起見，必須力求締結日德同盟，而其目的則純在于消滅爲全人類之死敵之紅軍的共產主義政權。」

我們當然與法西斯冒險主義者之幻想，及各政

府已確定之政策的共同點，相離甚遠，但是，在這些幻想裏已發現某一種的確定之傾向。

六·對於中立之幻想與世界大戰之危機

德國法西斯主義及日本帝國主義把瓜分世界的鬥爭放在他們的議事日程上，這種鬥爭是反對蘇聯，法國，波蘭，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巴爾幹半島，中國及美國的。

英國帝國主義以爲所有這一切都可以使之專門去反對蘇聯一國，這簡直是幼稚的幻想，這種世界之瓜分，頭一個就是要施之于波蘭——法國最大的同盟者，然後要受打擊的就是法國的各要塞，在遠東方面要受打擊的當然是美國，如此則美國在太平洋沿岸必然要失去其經濟勢力擴張之背景，至於有

極大的潛勢力的中國，則更不必提了，此外，英國在其本身的澳洲及新加坡附近，不久亦必會感覺到此種政策的結果之發生，現在問題是這樣的：無論在甚麼地方開始戰爭都好，這戰爭必然是世界的，並且一定把各國都捲入漩渦裏，現在所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或是調和一切行動以避戰爭之發生，或是讓誰也不能阻止的山雪傾瀉下來。

美國著名政論家瓦爾特李普滿於十二月十一日在「阿門華爾斯特」所作報告內宣稱，應當竭力去做戰爭的局部限定，為達此目的彼曾提議締結英美不干預戰爭之條約。

李普滿稱自美國獨立以來，曾發生兩次世界戰爭（拿破倫戰爭及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美國對此兩次戰爭都曾參加，但是有許多地方戰爭美國却未被捲入漩渦，所以，無論戰爭在那裏發

生都好，在歐洲或在亞洲，都要把來局部限定才好，但是地方戰爭與世界戰爭又有甚麼區別呢？李普滿的答案是：

「所謂世界戰爭者，是要英國參加後始能有此名稱，若英國嚴守中立，則從我們利益的觀點而論，仍不過地方戰爭而已，若英國參加戰爭，則我們的中勢必引起英美之衝突，然若英國不參加戰爭，則中立的問題乃是英美共同之問題，設若英國竟參加戰爭，則我們或以放棄我們利權之代價而保持中立，或以與英國海軍衝突之代價而保守中立，在英國嚴守中立之下，其大部分海軍及海上商務都要站在各中立國方面以反對交戰國。簡而言之，假使中立是英美共同的政策，則這是一種健全的實際政策；假使英美兩國中任何一國陷入戰爭之狀態，

剛誰也不能免除危險，衝突之可能性甚多，其結果於兩國均極不利也。」

我們以為美總統羅斯福避免戰爭的政策，不僅比較是趨于保護人類利益之政策，並且是比較深謀遠慮的政策，李普滿及其附和者所幻想的顯然是：「假使不能維持凡爾賽和約，則儘可讓德法及與彼等有關係之國家大戰一場，而重新去建設力量的相互關係，到最後不妨讓我們——英美的財閥——來整頓他們，在遠東方面，不妨讓蘇聯去壓迫日本，讓日本去侵略蘇聯，到最後仍由我們去整頓他們，」這真是很甜蜜的幻想。但是，在英國建設偉大空軍的宣傳，已明白地指示出英國帝國主義者，已稍顧慮到歐洲各國不願有那全身武裝的「公證人」在半小時內就可到達的空間來；不願有重炸彈的投手，此外，這般「公證人」先生們以為歷史可以讓他們說

最後的一句話。這是錯誤的，歷史只可以讓比較嚴重的力量——全世界的羣衆——說這最後的一句話，但是，假使歷史對李普滿的神情不至于這樣的殘酷，那末，那時候，他對於在英美兩國間之現實的，深刻的衝突上，能够談到「最後的整頓」之方法，及在這兩國間不致發生衝突等事，也一定是毫無把握的。

是的，毫無疑義的，羅斯福的避免「一切」戰爭的政策，是比較有遠慮的政策，僅有這種政策才能保障和平，保障美國不致捲入戰爭之漩渦，假使戰爭不能避免，則這戰爭無論是經過多少階段才發生，這總是世界的戰爭，在這種戰爭裏，世界資本主義是要把自己的頭拿來當兒戲的，這種冒險是非常之大，所以要避免一切災禍，則富這頭還是完整的時候，不如把牠藏起來的好。

蘇聯是要維持一切反對戰爭的力量，蘇聯是在力爭和平之十月革命的老旗幟下慶祝這個新年。（此文載于一月一日消息報）。完

